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

陽湖陸繼輅祁孫

欒巴

有自閹宦而爲士大夫者東漢欒叔元是也有以儒官自宮求給事掖庭者前明王振是也一志在令名一邀倖權勢造物者各如所願亦奇徐登本閩中女子化爲丈夫能以巫醫濟世亦一奇也

覶縷

覶縷玉篇委曲也亦作覼縷左太沖吳都賦寔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是也今讀若羅樓說文有此字乃從𤔔聲諧聲之字不應別隸歌麻部中然衛咸疏臣前

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書觀爲羅晃晉時已作落戈切矣

杜密

杜周甫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季林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兩人皆君子也吾意尤賢周甫然使不遇王昱亦甯作季林耳

范滂

范孟博執公儀詣陳仲舉仲舉未之止也遂懷恨投版而去昔柳下不卑小官孔子嘗爲委吏度其公謁皆有常儀遂爾棄官得毋稍褊然郭林宗責讓仲舉之言則爲長官者所宜知也（孟博之惱正以仲舉耳若在他人當必不爾）

記淵如觀察語

淵如觀察嘗爲余言昔向予平自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生何如死我今知之矣余問竟何如觀察云昨午卧甚酣爲人驚覺意頗憒之豈非生不如死之驗耶未及一年觀察下世

毒

毒說文从屮毒聲厚也又云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後人但知毒害之義因疑易傳聖人以此毒天下及列子亭之毒之字應从生从毋其意以爲生萬物之毋也不知毒字本訓作厚無煩更製毐字

黃叔度

後漢書黃憲傳通篇掇拾荀淑袁閎戴良陳蕃周舉郭泰之言憲惟暫到京師一事此外無單辭片語之傳而人人意中有一黃叔度隱然如顏子復生讀史至此不能無不見古人之恨

隋公主

或言蘭陵公主初嫁王奉孝再適柳述後雖爲柳氏守志已非貞婦矣余以爲不然再嫁事之常高祖之治命也生離倫之變煬帝之亂命也誓死不奉詔憂憤而卒遺疏乞葬柳氏非貞婦而何其後南陽公主以化及弑逆士及壓不與知生絕宇文氏一家婦女明於經權如此雖以義精仁熟之君子處之無以易也

徐中山弟三女

或言前明奇女子二人一爲秦良玉一爲客氏吾謂客氏復何足道且趙燒王聖自古有之良玉誠奇然誠敬夫人已先之矣惟徐中山王弟三女薄成祖以篡弒得天下聘爲后而不可斯則史冊所未經見者

五十學易

五古文作乂乂者四隅之中二四六八之所交也十者四正之中一三七九之所會也五十學易所以爲時中之聖也淺而言之謝安稱褚裒四時之氣皆備抑亦可以養生而寡過矣

鄭箋周公居東避流言不可信

傳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謹桉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詩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書紀實以月計詩言情以年數一也曰東曰罪人以公故不忍復斥言之也然則曷不言征征而言居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居之云爾豈曰征之云乎栗薪爲勞勿士行枚也遭變者詞寇行戮君爲不舉刻在同氣至於致辟豈非變乎宜何如傷悼何如奮厲者王得毋曰繼自今莫予毒矣乎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可不懼哉用敬保元子釗洪濟于艱難王德之成周公之教也若流言一至周公出居宮府之事必有所屬而流言且再

至二公繼行是可不為之寒心乎

　鄭箋成王罪周公屬鄙不可信

傳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謹桉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王誅公鄙果何辭乎有辭必且及公以二公之賢諒公之無異志宜審矣而默不一諫其與流言之罪人相去幾何救亂者格君心也四國是皇符瑞斯應而公憂患迫切若不可以終日此誠沖人之所不及知者也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嘉禾果足恃乎功敗於垂成病加於小瘉是則周公之志也已矣

　鄭箋東伐在成王親迎之後不可信

奄薄姑之言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此四國陰謀灼然可見者也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俟其君臣一德而後犯順焉則如不流言之爲得矣列子楊朱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說文辟部𨐨治也周書曰我之不𨐨皆足爲證史記魯周公世家旣言公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先王於是卒相成王興師東伐矣蒙恬傳又言賊臣流言王乃大怒周公走而奔楚前後剌謬亦不足深辨也已

請安

請安見左氏昭二十七年傳齊景饗蔣昭已不在座使

卒獻而請安猶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爲君享臣下之禮也今則施之於尊者矣

放勛非堯名

馬氏以放勛爲堯名非也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趙岐注放勳堯號也後賢口中必無舍習稱之堯而斥名古帝之理是孟子不以放勛爲堯名也

丹朱非二名

前古無二名公羊所云譏二名者是也御覽引逸書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又三統歷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是堯之子名朱以封于丹曰丹朱堯典允子朱啟明未封也皐陶謨毋若丹

朱冡則已封矣以此推之商均云者亦繫以邑非二名此又放勳非名之一証也

完廩浚井非堯典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云云此戰國時横造之說與咸邱蒙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之語一例非堯典也孟子不復致辨者正以鬱陶忸怩之言足與性善之恉相發耳堯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是二女未降之先瞍已不欲殺舜矣

箕子不欲封武庚

鴻範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武王之封祿父也箕子弗善也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又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非所云庶民從龜從卿士逆吉者耶居東之事箕子知之矣

金縢鄭注引文王世子之誤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若是則下乃卜三龜何爲者哉且明知其必瘳而爲求代之請聖人固若是之僞乎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卜而不吉人心滋危故託辭以止之必冊祝之後乃敢卽命于元龜耳

金縢釋文之誤

武王既喪讀如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之喪釋文蘇浪反

非也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今公以成王幼免喪之後攝政如故管叔訝非恒禮疑公且依商法已又長於公故流言以傾之決非在三年之內也且周家尙文曲禮天子曰崩穀梁傳尊曰崩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此當言武王既崩不當言喪鄭注是矣

周公不稱王

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鄭注王謂攝也禮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鄭注天子周公也此莽言也王之稱可權乎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公稱王何以異於莽之稱假皇帝乎其在易之蒙九二包蒙周公攝政六五童蒙成王任用之

象也揭其義曰納婦吉子克家妻道也子道也臣道也然則公之於成王也公自言之矣

康誥非武王亦非周公稱王

康誥非武王也衛本殷故都武庚未誅尚爲三監地不得預授之康叔也其文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勖此非周公之言乎史臣恐後世遂以王爲公也特發其凡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洪之爲言代也洪鴻字通爾雅代也言成王命公代誥康叔公固不敢專而必冠之以王若曰也多方周公曰王若曰例亦互見又何疑於大誥之肆朕誕以爾東征乎若漢書所引嘉禾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則劉歆之所僞造者耳

辨成周無韻書

來書言成周時初無分部之韻此人人所言皆然僕豈敢謂周公曾手著韻書哉然列國之風固具在也何以宋來爲離齊登爲得絕不見於歌謠而較若畫一如此哉此必王朝有一定之程頒行天下是以咸歸雅正不敢各操土音孔子言今天下書同文至與行同倫相提竝論文既不可不同音豈可任其互異逮戰國之世楚文爲盛而招魂之些不以入韻蓋外史之所達嘗時猶有存焉者也足下以爲何如摘錄答仲倫語

彼哉彼哉

孔子深許季札至手銘其墓何以於子西薄之如此蓋

當時別自有感也昭公二十九年公在乾侯以公衍先生三日立爲太子公薨之後定公若能如子西之議力爭於三家何遂不足發季氏之天良而動其晚益之念乎乃一鬨推戴之言遽自壞間先入其利於得國若此彼哉彼哉者長言嗟嘆之詞以爲彼楚人乃能如是而更不可明言其故也

彼

玉篇彼對此之稱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貶辭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則譽辭矣孟子君如彼何哉憾之也禮記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則喜之矣初無所謂內外也益所貶在彼則所譽在此可知所譽在彼則所貶在此可

知至於不欲加褒貶而泛言彼哉如論語孔子之答或人者必求其所以不可褒貶之故而當時之褒貶可得而測識矣

食酒飲飯

食酒見于定國傳飲飯見彭寵傳偶酒間舉作偶語或駁之謂飲飯乃二事猶言飲啖予曰朱買臣傳故妻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是飯亦可云飲也

楚漢間事多可笑

楚漢之交朝廷之上弁陋殊甚立孫心爲楚懷王生襲祖謚一可笑也項羽既爲魯公矣復封長安侯二可笑也諸侯二字耳所習聞若必不可分拆者然而又不能

不襲七國僭稱之號遂以侯加於王謂之諸侯王三可笑也沛公與項羽比肩事主輒自稱臣四可笑也義帝之殂在漢二年十月漢王初若弗聞也者至三月伐楚渡河忽用三老董公之言重爲發喪哀臨三日宛同兒戲五可笑也尊太公爲太上皇而劉媪止追封昭靈夫人六可笑也

翦商

太王翦商之說顧亭林氏始疑之疑之是也然謂六百年後之人追序失實則必不然詩乃孔子手定之本如果自誣其先人何以不在就刪之列莊徵君師云翦之訓爲勤詩言太王實始勤事王室此義自見爾疋釋詁

一時以爲創獲然於太王誠無遺議矣於閟宮全詩殊不相貫注且翦弃踐通此訓爲勤者實踐字也翦字本義別見釋言尤未可据爲確詁截翦之云者即釋言所云齊也武丁太王並中興之主其德相齊厥後商政漸衰而周乃日盛則於周家服事之心法既無窺竊之嫌而全詩亦不相刺謬矣

易象

顧亭林言孔子不常言易故論語屢兩見且學易亦不在象數其說非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非聖人纘揭學易之恉以教天下萬世者乎綜而計之言易之文較詩書禮爲多弟子以既有成書不應複述非易義深

隱不常常言之也李申耆云故論語亦不言春秋

新垣平

漢文除肉刑可云行不忍人之政矣而新垣平至夷三族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可云明於死生之故矣而受玉杯之詐葢一事而有不可解者二焉

不根

嚴助傳朔臯不根持論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非也朔之言謂其泛濫無所根据則可謂其委隨不能持正則不可觀其抗言諫上林辟戟止董偃幾弃汲長孺媿美矣

凌烟功臣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高密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等於雲臺所云雲臺二十八將上應列宿者也其外又有山桑侯王常固始侯李通安豐侯竇融褒德侯卓茂（茂非中興功臣葢以世祖所敬得并）都三十二人或疑何以無征羌侯來歙吾意節侯在軍遇害或平生初無畫象可資橅繪至凌烟功臣有臨淮王李光弼而無汾陽王郭子儀有北平王馬燧而無西平王李晟樓煩王渾瑊又無晉國公裴度涼國公李愬此則不可解耳

公子益師卒

左氏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公羊何以不日遠也穀梁不日卒惡也生徒問三說宜何從余不能答葢據左氏

則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卒何以書戊辰據公羊則隱五年公子彄卒何以書辛巳據穀梁則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何以書癸巳定五年季孫意如卒何以書丙申

張耳陳餘之獄

生徒讀淮陰傳以井陘之戰張耳與韓信並爲大將而不能全成安君深爲不平吾意耳餘之獄曲本在餘耳早知名又故信陵君客餘以父事之是定交之初餘先傾心可知也遠鉅鹿食盡餘不攻救責以同死語多枝梧既相見耳或不應受其印綬餘甯當使漢殺耳然後發兵邪且泜水之死亦非耳所能救

箱

箱許云大車牝服也先鄭云牝服謂車箱也假借爲篋笥之稱又假借爲東西室之稱顏師古漢書注云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室之字改作廂反以箱爲誤字

辨

劭文書來云誠應舉一子名之曰辨以祖孫生年並太歲在重光也按辨字从文辡聲義爲色不純卽古斑字也或體最多賁斒豳虨班頒皆通用易釋文賁卦注李軌府冟切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以上皆陸氏所引而尚書釋文湯誥盤庚大誥凡三注皆扶云反顧氏炎武云經文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以韻求之賁字音當從王肅古音讀若頒今入戈韻非且說文墳濆等字皆以賁得聲亦其證也上林賦瑉玉旁唐璸㻞文鱗亦作玢豳文磷史記注徐廣曰㻞音斑漢書注師古曰豳彼閑切說文虍部虎文曰虨楚公族所由得氏孟堅實爲其後而漢書自序作班孟子鬚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鬚今亦作須趙岐注須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淮南泰族訓辨白不負戴高誘注辨白頭有白髮也合而觀之皆文采不純之貌故許君云駁文也駁者馬色不純之稱他日宜以純字字之因記於此

癡字許君所收史記以上經傳絕不一見漢書韋元成傳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後漢書光武見劉盆子笑曰此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蚩癡也章懷太子引以爲注然詩氓之蚩蚩毛傳云敦厚之貌敦厚差异不慧有別則世祖所云便可作癡不必假借蚩字也三國志許褚勇力絕人軍中呼爲虎癡亦僅一見晉書顧愷之傳體中癡黠各半王湛傳卿家癡叔死未王述傳王掾不癡人何言癡又汝竟癡耶謝萬傳人言君矦癡君矦信自癡魏書癡人近何似癡復小差否屢見不可悉數大率皆詆諆之語至宋人詩蹉跎歲晚坐書癡却爲安禪買得癡六十猶癡癡始是癡則又以癡自負矣豈一

字之細顯晦美惡亦各有時邪偶與客評戲書之

厶

天祿識餘引穀梁傳釋文爲証謂厶卽古某字非也陸氏第云厶地本亦作某未嘗以厶爲某字也厶音息夷切私之本字今加禾旁乃禾名非其故矣篡字从算从厶謀奪取也公字从八从厶八之訓爲別別於厶則爲公也此厶之義也厶地者祇是不知其國鐵以識之非有音義也

游

秦本紀咨爾費贊禹功賜爾皁游何氏焯讀書記游當作斿按說文游从㫃汓聲旌旗之流也自是本字嬉游

字乃假借不必改天官書三日九游亦不省作斿

循

史記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何云循當依漢書作修桉爾雅遹遵率循也又爲拊循言始拊循從代國來諸功臣也漢書修代來功無臣字乃言修舉代來之功意同而措語各別不當互易

條

律書丑者紐也陽氣在上未降何云未降之誤桉條之義爲達言陽氣未達於下似非誤字達通也通上下而言之論語小人下達

湑

太倉公傳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許君云滫久泔也內則滫瀡注秦語溲也玉篇溲浸沃也又水調麫也蓋言汗出浸沃既解衣而餘液如膏爲精氣外泄也何云當作滫說文無此字

驟

驟之義爲數詩載驟駸駸左傳驟諫驟施驟如崔氏是也今誤作猝然之詞

年歲

今人作墓誌墓表輒云年如干歲年歲字殊複沓蓋近沿昌黎諫迎佛骨表遠仍太史公始皇本紀之誤左傳則否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無

歲字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凡左傳言出皆屬之母氏之國今狀誌孫某人某子出非是且金石舊例孫皆統書葢從人子對父之辭不應各私其子也

鄉音

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不合轍不可謂之通也語言文字皆然余小時見袁隨園先生先生戲言常州人能習五方之語不操土音大是陋習此殊不然孟子地醜德齊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於人心獨無恔乎方言恔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恔孟子鄒人客於齊即作齊語矣

餘慶

繈褓三歲林太孺人抱至中堂指楹帖字教之三遍即辨識不誤因爲講解文義時懸常熟蔣少司空（名檙字作梅府君受業弟子）所書聯有餘慶常看後來者之句恭城公問之曰後來者何人耶應曰即兒是也恭城公始奇之學業蹉跎年紀逝邁言不克踐思之痛心然餘慶之理終當不爽聰應勉之今以勵汝矣

莊列

莊周列禦寇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君子也近有一種曠達之士視束身修行勤學著書皆不足當一噱至於餘慶餘殃尤勵身後不親見之事比之癡人說夢人心

風俗之變其見端微矣豈特爲此數人惋惜已哉

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乃古人遭際不幸有憂生之嗟無可奈何之語非眞有其事也今身處太平之世家藏可讀之書而汲汲顧影唯恐後時吁可怪也

貪吝

貪吝並稱其兼焉者無論也貪之罪浮於吝貪而不吝君子之所薄也吝而不貪君子之所諒也

處貧之道

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兒寬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爲博士弟子供烹炊古人善處貧賤其道如此

聰應識之此不足爲恥也

聰應字小晉

亾男耀迎之生也余取班孟堅孟晉逮羣之語字之曰孟晉今字聰應曰小晉俾不忘所後也又先兄諱纎裴字共度義取景仰裴晉公聰應字小晉使不忘本生也抑晉者進也人能聰聽則善言日進於耳於問名知字問字知名之義亦有合焉

畫乂

吳門葉氏納書楹曲譜幾於家有其書矣偶取緋閼亦頗有謬誤如畫乂字本典雅湯若士曲丹青小畫乂把一幅肝腸掛葉以四字絕句而改乂爲叉注其下云句

應平平仄仄平不知若士先生何以祇平平仄仄四字槩但知調不合不知又字屬下句非曲中情事也此種小技猶不可不學況其大焉者乎

洗心官聯句

偶於故紙堆中檢得洗心官聯句詩一首集者十一人約而未至者一人今已亾其八存者松如徵君杏莊中丞若士大令及余四人耳感念存歿附錄於此洗心官者叔枚齋名奇石尚存而屋已易主矣

此座東南美楊嶰谷 隨安相逢似飲醇將承曾 松如忘形無畛域壯宇逵 卬山同調更松筠惟敬 子居杏上臣來後丁履恒若士 是日恒至較遲同人虛左以待竟不獲辭論交汝最新哭將次升 ○謝子居護花憐晚晚畢韻 成華

農次升新誤護花幡樂府落葉戒逕巡左輔杏莊為葉子戲者八人以遲速分罰酒
氣荷香雜莊聆叔枚簾波樹影親陸繼輅邵孫循良三令尹隨安淡
蕩幾詞人松如妖色清堪挹印山松如謌秋色蕭疎曲春魂句有神
子居次升誦杏莊舊贍詩有春魂如霧之句說文誰似許若士邵孫舉古今字于義相反者
數係減字客疑秦次升邵孫誦子居詠蝶詞讀畫須眉古華農叔枚出示吳
道子畫上題過往忠臣烈士象談經道氣伸杏莊丈峯思拜石叔枚坐中有石頌
苟子居尤賞之甥館記留賓邵孫坐故樂閒舅氏書塾印山先生嘗為塾中師輅來受業其時
文酒之會尤盛絳帳源仍接隨安清尊興自振松如含香懷舊雨印山
舉謂文秉燭及良辰子居罷鼓湘靈瑟若士黃山以醉逸去還澆彭
澤巾次升雄譚聞說劍華農本事憶眠茵杏莊暑意當風定叔枚
詩情得月真邵孫攝生圖采藥隨安講易寓垂綸松如印山攝山采

藥隨安漁樵問對卷子並攜至瘦影夸修髯印山屢自誇其須子居微文或反唇子居披襟同宋玉若士投轄想陳遵次升石鼎傳聯倡莘農桃源急問津杏莊將就昏高氏子居池亭差遠俗叔枚莞簟鎮安神祁孫通九小病末至蝶夢遽遽化隨安牛星粲粲陳松如歸宵防醉尉印山行各倚芳隣子居便面貽珍羽若上貽杏莊羽扇叔枚征衣拂軟塵次升浪遊悲泛梗莘農小憩慰勞薪杏莊我正如犀首叔枚人偏借寇恂祁孫時杏莊將之官子居次升亦謁選北上殷勤期後會隨安莫待月逢申松如

古鏡錄序

余客洛陽作古鏡錄二卷凡所自蓄及子宋竹坪子霄曾容小松晉卿彥升所藏皆入焉後與諸君別鏡亦分

散此書忘爲何人攜去獨星伯序尚能誦之并鏡之可
記憶者著錄於此以志煙雲過眼序曰脩平先生泊然
寡營偶嗜古鏡肖其光明（元注明字通耕清見堯典）服服清矑煇煇
素褎幸得重逢證此艮覿嘉慶十七年七月遣戍新疆
前翰林編修提督湖南學政徐松譔

漆背菱花鏡一刻四女仙跨麐鳳各二

漆背蟠龍鏡一銘曰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
息胡虜殄威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長保二親得天
力以上二鏡董晉卿定爲無上上品

青綠鏡一銘曰君冝高官

青綠四乳鏡一銘曰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青綠八漚鏡一銘曰上方作竟大毋傷ナ龍七虎辟不羊朱鳥玄武順陰昜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水銀葵花鏡二背刻三鳥六朝人賦所謂青鸞對舞水鳥孤鳴者也小者尤佳晉卿所貽晉卿此鏡余求之半年始以見寄今日追憶可一笑也

漆背四漚鏡一刻龍馬各二

水銀菱花鏡一龜紐二鳳二雛唐人詩明明金雛鏡了了玉臺前者是也

漆背八漚八鸞鶴鏡一銘曰尙方作竟大毋傷口口口口成文章中四字不可辨

水銀八漚香草鏡一面有紅綠不可鑒
水銀八漚鏡一銘曰王氏作竟大毋傷令人富貴壽命
長昭者佳口樂未央兮中一字不可辨
水紅銅畫象鏡一一題西王母坐一題東王公坐一題
女倡坐都九人一車駕車牛一又一人坐車中銘曰張
氏作境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威天下復風
雨時節五穀孰宦至公卿蒙祿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
告後世寶毋極
十二辰鏡一刻十二禽形
海燕葡萄鏡三相傳此鏡可側置几上者爲宮中造未
知何本

漆背六猊猊鏡一銘曰團團寶鏡皎皎升臺鸞窺自舞照日花開臨池似月覩皃嬌來窺字字書所無舞作儛亦俗唐人好加偏旁此葢唐鏡

青緑雙麐鳳鏡一銘曰賞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特是自明心賞葢償字之省以上二鏡皆隸書

梵字鏡一都十八字鏡鼻一字或曰唵也校唐太宗有御書唵字并贊石刻贊云筆走龍蛇勢未休諸天文字鬼神愁孔門弟子不能識穿耳胡僧笑點頭弇此唵字不同此鏡弇兌貞

菱花鏡皆八出蔣竹坪所藏者獨七出豈即飛燕外傳所云昭儀獻皇后七出菱花鏡邪

鏡銘紀年者最不易得余藏一建安鏡贈汪小竹錢子朱藏一咸熙鏡爲張彥升所攫

鏡銘不紀年亦無由臆斷爲某朝物惟一雙蟠龍鏡中刻一五朱錢梁武帝時省銖爲朱定爲梁鏡今在黃延甫許

午日鏡銘曰午月午日午時作余以配丙午鉤擬共置一匣後鉤爲管樹荃索去鏡亦不知何往時余又有一尊文曰劃申隣疑卽劉字也擬寄劉申甫爲汪大竹索去

太平萬歲鏡魏曾容以易余立至三公鏡者今在趙吧山許

合肥學舍札記弟十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一

陽湖陸繼輅祁孫

詩學舉隅 示楊甥方訓

詩以意爲主氣韻次之至於字句其麤跡也然非字句之工卽意何所附以傳世而行遠如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若非瓜田李下造語精美則叔嫂不親授云云亦復何煩稱引

五言句法始變本於昌黎如一字略讀合下四字爲句三字略讀合下二字爲句宋人多喜學之漢魏六朝未嘗有也

五言短篇須令氣格寬縱如行行重行行入胡馬越鳥

二語青青河邊艸入枯桑海水二語便有風雨離合之勢

孔雀東南飛序事之妙冠絕古今愚者仿為之再述一烈婦卽同嚼蠟惟王元美鈐山高一首可云唐臨晉帖其事變也

文姬悲憤詩亦竟有疵之者反以胡笳十八拍為真作其性與人殊不足與辨也讀杜公詠懷北征玉溪行次西郊百韻方知沾溉之大

作詩雖不徇考据然亦不可過於牽湊謝康樂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明知為秦師以避下句故改作晉杜工部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明知為玉盌

以避上句故改作金在古人偶一爲之誠不足掩其大醇我輩且宜愼此

作詩尤忌趁韻如工部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寸心句乍讀之茫然再讀之索然矣老手頹唐非我輩所宜藉口

讀靖節詩胸中便有冲澹二字讀香山詩胸中便有坦率二字讀昌谷詩胸中便有俶詭二字讀玉溪詩胸中便有緜緲二字自論者唱之於前耳食者和之於後并爲一譚可爲三歎

唐人五言蘇州昌谷俱深入建安而知昌谷者絕少當由誤讀申胡子觱篥歌序邪

香山賀雨諸篇命意源三百篇體格本古樂府人所共知尤當師其文從字順無一句一韻不如天施地生學杜既成往往不免牽湊生硬之病非叅以樂天之妥適義山之豔逸終屬觕才杜公不任其咎也

讀九歌天問不聞有疵之者太史公之力也閒情賦則以爲白璧微瑕矣月蝕詩則以爲搜神語怪矣

作歌行當先辨音節初唐有初唐音節高岑李杜各有高岑李杜音節溫李其差近者也微之之於樂天仲初之於文昌其尤近者也但能熟讀下筆時自不相雜廁矣

吾嘗語楊蓉裳先生公詩工穩過於梅村而不如洛

可歌而不可泣耳此言雖戲然學者自有當議古人處不可不審也

學古人當專力赴之方其學謝不知有光祿可也方其學鮑不知有開府可也至出入既徧功力既深鎔爲一鑪別開生面此乃不期而然境地躁者躐等求之正如沐猴而冠去人尚遠

學古人詩方恨不能酷似而先懲其太似此謬說也臣無粉本都記在心畫家之言通於詩矣讀古人詩方苦不能盡學而先懲其太雜此謬說也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釋氏之言通乎學矣

歌行以轉韻爲正格一韻終篇惟當學昌黎耳近人乃

有以初唐長慶句法爲之者

歌行自以大氣盤旋大力搏捥爲正宗然亦有絶不任氣絶不用力者如輞川昌黎皆作桃花源詩而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定非昌黎所及

五言近體調亦不可太高屈翁山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作讀之直不減青蓮摩詰再讀則了無意味至如報恩無劍術乞食有簫聲山光全在水秋色欲來鴻便異浮響雖唐人詩以此進退之可也

七言律如長臂雙如猿有勢大黃一發虎無聲屈翁山句也屋上龍交生漢祖澤中蛇斬應秦皇鬧古古句也火氣偪人而讀之索然者無意故也俯仰揖讓情深而

文明是在善學少陵者

世云義山學子美亦非定論然實有如笙磬之同音者子美云幸不折來傷歲莫若爲看去亂鄉愁義山云更吟細把眞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子美云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義山云細路獨來當此夕淸樽相伴省他年何其情聲之莫逆也至如虹收千嶂雨鳥沒夕陽天偶然擬似未即爲學杜之證

五古學靖節自不能不立品七律學玉溪自不能不勤學

近來七律尤尚借對然太工則令人不可耐

往年爲劉申甫選全唐詩大厤諸子箸錄頗少夫以錢

劉之才酬應紛繁卽不能辭意相遠況我輩邪苟不甚惜別送行詩不作可也

詠古以文外獨絶爲上律切次之如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蒙所不解

絶句如五夜疎鐘全以韻勝不分中晚但辭韻並歌者下乘也

頻日作草書及作小楷便覺心氣不能調和頻日作近體及作長篇便覺精神不能振作

明人詩伯溫季迪獻吉大復昌穀卧子而外如錢參議嶸錢編修秉鐙皆具體陶杜至高廉使叔嗣則幾幾乎建安矣

詩有別腸非關學也此言出而春秋三傳可束高閣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言出而輕浮子弟不耐苦吟故曰君子之于於言無所苟也

皆能有養

補亾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束意乃用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李善引孟子豕交獸畜非是

其然豈其然

人言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孔子不之信宜也何以聞公明賈之言又疑其不然葢言笑取人之恒情矯而至于無已闢清靜寂滅之端將爲世道人心之害故驚而問之及聞賈言而欣然意釋其然豈其然者言如此

乃人所當然彼告者之云豈人所當然乎時文家專屬賈語抑揚其辭殊乖聖意無論此三時字未必即是聖之時就令誠如注中所云夫子與人為善如天覆地載豈不容並世更有一聖人邪此學者所當辨也

韓柳

困學紀聞韓柳並稱而道不同固也然云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則非是子厚不肯為師正是深歎師道之廢

若夫

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與易下繫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文義相類注云若欲為丈夫疑非

蒯聵奚輒

論語夫子不爲也鄭注夫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檀弓注衛世子蒯聵奚輒而立子路死之二注未知孰爲先後

衰不當物

享以儀爲主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對儀而言幣爲物也服以情爲主檀弓與其不當物也對情而言衰爲物也下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正是申言情服相稱注言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則邊坐二語卽是别一意不應連屬

女手

執女手之卷然蓋喻木質溫潤疏云原壤美孔子手執斧斤卷卷然如女子柔弱幾令讀者失笑且貍首何以又云槨材文采似之

節錄寄左蘅友侍郎書

自惕菴稚存味辛淵如諸先生相繼遠遊吾鄉久無宏獎風流激勸後進之人有其學而無其位則力不足以振拔單寒有其位而無其學則識不足以鑒別眞贋天使明公早遂初衣兼斯二者此誠一時文學之彥所引領企踵望作楷模待長聲價者也繼輅前書稱譽惲潔士徵君之子稟昌稍發其端倘有所知如葆琛先生子又朔字稚黄叔訥大令子振鏻字豫堂稚存先生子胙

孫字子餘皆閉戶勤讀父書志承先業又吳嘉之趙芸友丁誦孫三孝廉周叔澄汪逸雲莊梅叔湯子欽四茂才或工駢儷或耽聲韻才思橫溢志氣不凡謹以獄之左右至如方彥聞董晉卿董方立張彥惟其才其學高出繼輅甚遠非繼輅所敢稱道者矣大臣在位則以人事

君大臣退閒則為

國造士竊以為報稱之大無過於此而為執事今日所宜自任還山以來計弇仲平筱山申耆道久諸君相見必數當更有瑰偉之材出於繼輅耳目聞見之外者可一一得之也繼輅伏處於此如深林絕壑而虛譽轉盛

披領手書又辱過聽益增愧懼秋氣漸肅唯萬萬珍衛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後漢書王暢傳作貪夫廉錢少詹云貪廉相倍從貪爲是非也人之頑鈍無耻者如物之刓弊無稜正與砥礪廉隅相反是頑可賅貪而貪猶未足以盡頑也世之自許爲磨礲去圭角者皆未聞伯夷之風者也

贗

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段大令云鴈蓋即贗之假借字按火字隸體多作四點若鳥名之鴈隸書祇應兩點此字誤在書佳作鳥爲

傳本之譌非假借也凡偽作古尊彝青綠斑駁之色非火不成故齊人以偽作之鼎爲贗鼎贗火色也今書籍碑刻逕稱眞本贗本非本義

說文奪字逸句

說文阱陷也一切經音義引作大陷也法炬陀羅尼經第四元應所見本如此今奪大字段氏未據補入又鹵西方鹹地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大般涅槃經第三今本逸天生二句

揚子雲

每見人書揚子雲輒从手旁有从木者則羣指爲誤按本傳食采于晉之楊楊在河汾之間字凡婁見皆不作揚此或漢書傳本之訛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又云述鄙宗之過言豈亦誤以揚爲同姓邪

是可忍也

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引論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皆言當辟罪致討不可復容忍與朱傳或義合

嵇叔夜文

嵇叔夜養生論雖極瀾翻而思理儁儁誠爲佳作絕交書氣散而辭冗如出兩手

二名

新莽禁二名至諷單于上書慕化請改故名囊知牙斯爲知以從中國莽敗他政悉除獨此終漢之世沿爲定制然鄭康成子名益恩孫名小同知鄭君不以二名爲非也二名之僅見者蘇章族孫不韋梁商子不疑大鄃張世平三國時稍多黃承彥秦宜祿鄧元出之司馬

師纂朱建平皆二名至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與徐元直並稱蓋皆字也

使虞敦匠事

使虞敦匠事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又云木棺木也兩棺字似皆當作槨蓋孟子無葬後即返齊之理其爲改葬更無疑義而改葬不應有易棺之事知充虞所治必外槨也繹孟子答辭既言棺槨俱無節度又申之以槨异棺稱語意顯然側注

夷逸朱張

吾友宋虞廷以鄭注作者七人止稱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遂定鄭義不以夷逸朱張爲人名謂朱譸同聲通借朱張即譸張果爾則謂虞仲云云甯當以夷逸

屬下爲六字斷句邪且詩張爲幻何何中淸中權之有就令鄭義如此亦未敢以爲信也作者七人纆經文語氣低回惋惜明指同時之人包咸之說長于王弼若鄭氏改七人爲十人則師摯等亦可當之但當改七人爲八人耳

廬州方音

廬州人凡鵝鴨之血曰盔易士刲羊無血左傳士刲羊無盔正義易言血而此言盔故杜知盔是血也廬州婦人呼牝貓爲貓女隋書外戚獨孤陀傳夜置香粥一盆扣匙呼貓女可來無住宮中此自貓之爲妖者不知何以相沿爲常貓之稱

天祿永終

以放勳命重華自當有安不忘危之誡然天祿永終之

一言吉祥願望之文則無有過於此者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云其後嗣王罔克有終自古恭儉寅厲之主常兢兢焉不終是懼至於天位永終而福德乃造乎其極此洪範五福必終之以考終命也困者極也包注謂窮極四海咸戴一人執中之德斯又天位所以永終之故授受之際言盡于此更無可加矣推而言之獲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卿大夫之終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士君子之終也延康禪魏詔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上告天文惟爾有神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不作永絕解

三以天下讓

朱子但以三讓爲固讓誠未足厭學者寔事求是之意

然鄭君注支離尤甚晉孫盛既箸論非之矣乃又陰襲其說棄周太子之位即鄭所謂不爲喪主也受不赴喪之譏即所謂赴之不奔喪也夫泰伯所以棄太子之位于父在之時正爲避喪主之位于父死之後君聞赴來歸王季豈肯越次竟立而不歸國於兄乎其不得分爲二讓明矣惟吳郡志引江氏熙之解最爲精確太王薨而王季立王季薨而文王立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是之爲三讓是之爲三以天下讓泰伯之德有別創爲讓商之說者此由誤讀翦商之句又習聞夷齊扣馬之言合而成此謬解不足深辨

武未盡善

子謂韶又盡善也鄭注盡善謂太平也謂武未盡善也

鄭注未盡善謂未致太平葢文王三分有二德未洽于天下故季札觀樂以爲美哉猶有憾武王未受命大勳未靜故孔子論樂以爲盡美未盡善使文王身有天下武王享國久長樂之盡善即與大韶無異時文家以揖讓征誅爲韶武所由升降此與泰伯讓商同一私意窺測而無知聖之智者也必世而後仁鄭注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故知盡美以德言盡善以功言無可疑也

周之德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葢孔子深知文武二聖易地皆然故立言至愼不敢貽誤後世俾有所進退於其間也扣馬云云非聖無法使得聞

於孟子辭而闢之必更甚於齊東野人之語司馬遷一時贅亂輒以筆之於書其罪大矣今周見殷之亂而遷為政是推亂以易暴也本莊周之寓言史記所謂傳日者其即此邪

宰我非自欲短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可矣疏引繆協之言謂當時漸不行三年之喪宰我懼其遂廢非得夫子一言何以垂戒萬世故為此問義在屈已明道被宰我與閔曾諸賢同門同志奉教於聖人之日久矣豈有一旦喪心病狂忽發短喪之想跡其平生志欲從井救仁則繆氏此解未為無據且滕文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至援宗國魯先君為証是戰國時相習成風必春秋之末已

開其端也學者求通古人之志於千載而上如繆氏之用心可也

杜征南

余嘗作兩晉名賢贊去取矜慎王祥杜預嵇紹王導陶侃皆不得與祝丙季書來獨以征南爲問蓋以經學見重也然征南於司馬氏有不共之讐既仕其朝又昏其女其注左傳也至列妻父母於三族此豈可與偉元元亮諸君同日而論乎

作文潤筆

文士賣文與田家賣穀蠶女賣絲一也而顧亭林極言其不可昔王仲舒爲郎中語其友馬逢貧不可堪何不

尋碑誌相救吾意此君必廉介之士故無他生活而討出於此若并此詆之是責陳仲子不當食螬餘之實矣

士先器識

裴行儉譏王楊盧駱浮躁淺露雖有文才非享爵祿之器其言甚鄙而至今傳誦幾於父詔兄勉殊爲可笑夫四子之不享爵祿果由於浮躁淺露邪則猶幸有文才至今知有其人假令并此無之久幷艸木同腐是兩失也如四子之不享爵祿不由於浮躁淺露邪則必時命之不齊而非文藝之貽禍可知也且文藝所以增長器識誠欲四子者深情厚貌依阿於女主之朝以是爲器識我不敢知若君子之器識則未有不資於文藝者也

善乎劉海峯之言曰王盧水死特所遭之不幸耳駱賓王艸檄討周武氏盡其道而死惡得謂之無器識哉

辨鄭崟陽獄

吾鄉鄭崟陽先生鄤早從東林講學以孝聞於鄉里方六君子之下詔獄也獄生黃芝六英鄤作黃芝之歌禍幾不測初鄭太公有妾頗擅寵而鄭太夫人奇妬素信二氏之教太公因假扶乩之術為神言責數之且命與杖鄤方少叩頭涕泣請代扶贖母罪通籍後妻以直言忤烏程烏程思中傷之謀於中書舍人許某許某者亦武進人也誣奏鄤杖母大逆不孝而鄤弟号四將軍者受許賂証成之鄤不忍自明以顯二親之過遂論死劉宗

周黃道周先後上疏申救甚力爲烏程所持竟棄市此尋吾鄉無少長皆知之偶閱顧亭林詩乃斥爲宵人而深許許爲義俠又稱代許草疏之陸貢士某者爲同方之友亭林君子也其言將爲百世所信特申辨之

中堂

或言大學士左遷何以仍稱中堂余戲引史記韓信過樊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時信已降封淮陰侯矣或其例邪

董方立文

余嘗以歐陽公居潁上爲非又以裴行儉譏四傑爲謬後讀董方立文茂美條鬯誠迷津之舟楫酣豢之藥石

也其略云近士大夫厥有數蔽首邱之正有生大期登
嶽之謠達士猶慼故鳥迅羽而投林鱗勞喁而縱壑今
則一命始列半通作綰已鄰所生于互鄉比故土于焦
石爰居止魯饗鐘鼓而不歸胡馬適秦謂芻茭之可悅
曾無孔父十里之思永絶浮圖三宿之戀望墟墓而微
悲忘毛裏之安在其蔽一也生榮死悴蚩氓所爲大哀
逝川犇景志士于焉隕涕而天下熙熙目盱鼻息語科
弟則色飛陳鍾鼎則神壯高閎閥於穹蓋炎勢灼于朝
旭罕不胝鳴仄行蟲驕蝗怒嗤許鄭爲凡說斥曹劉爲
近名及其北首告辭西州大去輿殯在涂同貉子之委
野孟弋去室少婦人之行哭凄凉山木魂魄秋草其蔽

又一也方立與賢兄子詵方以文辭名天下他日自有別集傳世茲特以取証余言而錄之

詩不必皆典

詩不必皆有典故如杜詩殘杯弃冷炙到處潛悲辛以爲用顏氏家訓已可不必若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必引南史建安王子眞事以實之則反致滅色矣

理義

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兩理字疑皆禮字之誤

凡在宮者殺無赦

檀弓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後儒頗疑其說愚以爲倉猝之際變起非常力能誅誅之力不能誅亦身殉之耳若罪人斯得之後自有士師爲政以伸國討非凡爲臣子者所得而專殺矣又疑弒父之人非子所當殺亦非也凡在官者同乎爲臣者也凡在宮者同乎爲子者也比例較若畫一古者父子異宮而此言凡在宮者固已無嫌於子殺矣

晉文夫人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晉文諸妾可知者止此齊姜自醉遣之後絕不再見列女傳言迎之以歸爲夫人

未知何本與左傳不合夫人請三帥杜注夫人襄公適母文嬴也蓋晉文既資秦力以得國而齊桓甍逝之後伯業不繼於是置姜氏而立嬴氏不復以舅甥爲嫌左氏於齊女則曰妻於秦狄則皆曰納而終之以逆夫人嬴氏以歸序事之妙能使千載而下情事如見

齊姜

齊姜智略與晉宣皇后相似而所遭同於漢昭烈孫夫人讀史至此輒爲悵然然觀諸葛武侯近慮夫人變生肘掖之語又趙雲別傳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則不知昭烈之負夫人歟抑夫人之負昭烈也齊宣未及化家爲國已云老物可厭涼薄之行正與

晉文先後一轍而齊姜并無師昭之子爲可恨也

三國志義法

史記已下三國志序事最有義法如曹公赤壁之敗不見於武紀然蜀吳二主傳及諸葛亮周瑜魯肅等傳屢書不一書此互見於他篇者也三少帝紀高貴鄉公之弑書日書卒書年若干似爲考終之辭而其下卽詳著皇太后令凡沈業之馳告司馬昭之拒戰帝之入陣遇害情事顯然此旋見於本篇者也

荆州曲直

觀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作知其初心之汲汲于受禪也至赤壁兵敗而心孤計變昭烈得以從容定蜀

蓋自建安十三年至景耀六年延漢祚五十七載諸葛亮周瑜魯肅之功偉矣故亮等三傳皆見之而以蜀為主吳為輔先主傳云權遣瑜普等异先主并力亮傳云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吳主傳云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瑜傳云與備并力逆曹公凡為此辭緐不殺者大以著存漢之勳勞亦小以定荆州之曲直也關羽語魯肅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閒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自是公論借之云者特吳人自言如此耳

三國正統

朱錫鬯言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

即皇帝位文及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其說精矣吾友惲子居云三國志以評易贊何也吳魏君臣皆亂世之雄從而贊之是長亂也惟蜀君臣宜有贊故於其終全錄楊戲之文壽之奪魏吳而與蜀如此可謂微而顯矣其識益精然猶不止於此魯肅初見吳主即有鼎足江東之論與隆中之對亦復何異然先主聞亮言直善之而已吳主即不能無盡力爲漢言非所及之謝非吳主之賢於先主也亮一則曰將軍帝胄再則曰漢室可興其言光明磊落天下可以其聞肅乃欲權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是首啟權不臣之心者肅也作者但直述之而順逆昭然矣夫權稱帝改元於曹叡繼世之後作者

猶嚴類之況躬行弒奪之操丕父子哉如果意存同護則吳蜀盟辭歷詆武文明三世當削不著錄矣

儀延之獄

魏略稱武侯之終令魏延攝行已事長史楊儀宿與延不相能揚言延欲北附率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與傳不合然傳亦言延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非欲叛也後儀恃功怨望至悔不以全軍投魏罪浮於延矣

諸葛亮傳

諸葛亮傳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諒哉言乎魏晉君臣譎而不正佞而不仁政教無聞奇謀

是尙而忠武所長在此所短在彼則其爲三分之世天下一人復何疑哉昔孔子許仲弓可使南面其政事之才必過於仲冉二子而論語列之德行之科何者從其大也夫宰相之任至于無善不顯無惡不懲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幾幾乎三代之盛矣其他尙何足云而淺人耳食謂承祚挾怨訕毁豈知言者邪承祚既以管蕭比忠武以爲未盡也而進之以子產孟子又進之以周公召公其傾心至矣

先主猇亭之敗

猇亭之敗誠古今一恨事論者以爲過舉則非也荆州威震華夏魏武至議遷都以避其鋭而孫權去順效逆

摧折股肱凡漢祚不克中興當塗卒成大惡寔由於此赤壁勝而操計中沮猇亭敗而丕篡遂成此漢魏之交兩變機也昭烈既紹大宗棄婚姻之好興問罪之師大義彰彰討無再決至於成敗則天爲之也豈所逆覩哉觀忠武孝直若在之歎亦事後計利形勢之譚而發兵之初未聞極諫可以知其君臣之同志矣

諸葛亮表文奪字

建興五年亮南征疏願陛下託臣以興復討賊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今本傳奪若無興德之言句似討賊不效亦當并責攸之等文義不貫

國山碑

封禪國山碑旂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云云紀日當云辛亥乃以歲陽歲名代之當時諸臣不學如此

魏武生出本末

武帝紀曹騰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引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夏侯氏之子太祖於惇爲從父昆弟論者以惇子楙尚淸河公主疑不應有此然觀承祚以惇淵仁洪休眞尚七傳相廁而次諸荀彧之上與諸孫傳在張昭上同例是當時寔有此說承祚蓋諱而著之也

有祖無宗

明帝生存卽定廟號與武文二帝並稱太祖高祖烈祖豈知其後三少帝皆不終天祿遂至有祖而無宗讀史至此爲之三歎

合肥學舍札記弟十二

陽湖陸繼輅祁孫

田子春

田疇無終人陶靖節擬古詩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田子春無終人爲卽田疇無疑也傳云字子泰盖春字之誤

放資罪狀

注稱劉放孫資勸徵太尉追鋒車至而魏室以亾是也然此時司馬氏逆節未著朝臣才望足任國事者寔亦無出其右遂以爲有意援引篡賊論似稍苛曹爽旣誅

屢乞骸骨蓋亦悔於厥心矣

董昭

曹氏謀臣如雨而董昭實爲黨惡之魁遷許都建五等受九錫皆其策也功高於郭嘉而罪浮於華歆矣

子雍三反

劉寔稱王肅三反夫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人性常有如此者至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安有是理哉蓋譏之也

先主取益州

習鑿齒裴松之俱不直先主襲取劉璋其說非也劉焉之罪浮於袁術璋領益州非由朝命就令形勢足以自

守不至爲他人所攘亦當致討況有二寇虎視其旁而責先主以小信隳大計眞迂生事外之譚也

姜維傳

孫盛干寶之論姜維據成敗之跡沒忠孝之忱其說謬矣承祚于篇終既引郤正之辭以當論贊而十年十一戰亦安可不亟爲大戒哉特恨序事太略於復國之苦心言之未爲詳盡耳

劉威碩之死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威碩魏延楊儀等七傳相次威碩本無所短長而罪亦最微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爰書雖工何遽棄市乎此時丞相在軍侍中暨晋

府長史俱不聞申救疑獄也

馬謖之死

互見卽不復序乃爲長史如街亭之敗諸葛亮傳但云戮謖以謝衆戮之云者殺之邪抑廛戮辱之邪襯馬良傳謖下獄物故亮爲流涕則知謖非誅死矣不特此也向朗傳朗善馬謖謖逃亾朗知而不舉是謖罪不止于喪師也淺人讀書至乙卷而甲卷已不復省憶徒襲習謬説并爲一譚殊爲可恨

得愼伯宛鄰書

愼伯書來謂余文深通古人義法而筆微傷弱其委折人情處亦習之永叔之亞也詩詞之病在雅俗共賞然

亦不當於新城秀水以下求之矣譽言所不敢承貺[illegible]則指摘痛癢非他人所能道附記於此期自繑焉

宛鄰書來知方立溘逝爲之失聲一哭方立平生雅不好余而余好方立無已此乃愛才之誠發於至性大而恩讎小而毀譽舉不足以易之者也天下如方立好學之篤趨向之正屈指幾人造物既生之矣旋奪其年卒使所業不竟爲可疑怪也

費禕言似士燮

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范文子之言也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費敬侯

之言也使孔孟仕晉厲公蜀後主之朝所見必當如此矣

孫翊傳無錯簡

孫翊傳蜀丞相亮與兄瑾書云云或疑自諸葛喬傳誤入非也喬字伯松孫翊子自名松子喬其字也繹書中受東朝厚遇云云正是依依于孫氏子弟非自言諸葛氏子弟也

蜀制可議

甘夫人寔生太子禪而章武間靡追謚皇思夫人一可議也所立后乃故劉瑁婦二可議也關張士元之歿都無贈謚遲之又久至景耀三年始邀易名三可議也後

主卽位不逾年而改元四可議也

澹音題畫

同鄉繆君鴻罷平谷令貧不能歸作畫數十軸詣津門欲賣作資斧久之無過問者吾友山陰楊子拔紹文官長蘆批驗大使其配王澹音夫人聞而憤之索畫各題一詩數日求者紛集得百金以行

石鼓文

昌黎自言辨古書之誠僞昭昭然如黑白分而於宇文泰蘇綽等所造之石鼓文獨心折不疑至有陋儒編詩不收入之語陋儒者何人邪文人之言狂悖無有過於此者矣

惟恐有聞

君子見善如不及聞善言則拜惡有慮其行之不給而恐其復有聞者論語記子路云云乃云子路躬行是務唯恐聲聞之過情非謂聞善也韓文公知名箴勿病無聞病其奕奕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唐以前舊解蓋如此

雪宮

雪宮閻氏釋地謂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宋虞廷引伸其說以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及燕昭爲郭隗築宮爲證是也古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未嘗專屬人主所居趙岐劉熙此注並云離宮之名離宮猶言別館游幸

之地有上客至則以處之且觀齊宣發問之意顯然與梁惠不同賢者亦樂此乎此問在上之賢君愧辭也故答以賢者而後樂此賢者亦有此樂乎乃問在下之賢士驕辭也故答以不得則非其上及引而進之於同民則孟子平生治術遠述靈臺之詩近徵晏子之對其恉一也

雙聲疊韻

雙聲疊韻葢本同音相訓之例如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之類近人尤好言之至改李義山詩鄖君下筆驚鸎武侍女吹簫引鳳皇爲弄鳳皇以驚鸎爲疊韻也則可笑矣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培疊韻傾覆

則否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齋莊中正雙聲文理密察則否知古人不欲以此害意也

松嵐先生詩

嘉慶甲戌自洛入都劉松嵐先生方僑居河内留飲竟夕別去不相見九年先生明年七十矣夏日曬書檢得舊贈詩牋不勝棖觸坿記於此相逢旋別太蒼黃且解征鞍盡一觴詩筆果然傾六代史才誰與薦三長璚花寂寞春無主元注祁孫及王惕夫劉芙初吳蘭雪樂蓮裳彭甘亭皆久客題衿館賓谷擢官諸君予不復相聚矣名士蹉跎鬢有霜此去大羅天尺五老夫傾耳聽霓裳

雲臺先生詩

道光壬午五月阮雲臺先生自粵中入　覲道出濡須有詩留贈云廿載才名博此官省君淸興甚相安著書絕勝芙蓉鏡卻疾無過苜蓿盤往日池亭如古蹟故人詩卷喜新刊勞勞似我君休問試捋霜髭付弃看余和作有驥尾諸賢先百世（謂皋文翰林 李忠毅公）龍門故道隔千盤之句盡水云儀徵宮保門生故吏多矣以張李二公相提並論獨具卓識

王烈婦

宋氏合肥人年二十九夫王廣煦卒四十五孤子墀卒宋謂家人曰曩時本不欲生徒以墀故今墀復舍我去卽行吾初志耳絕粒至十五日乃絕道光二年五月二

十八日

東漢四親廟

光武奮跡匹庶雖名中興豈非創業而張純朱浮乃敢援爲後爲子之文請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易南頓君以上四親廟且言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㠯陛下繼統安得復顧私親而違禮制帝卽從之自非渾然天理無幾微矜伐之意而能如是乎若在前明嘉靖之世二臣且以議禮伏法矣

井上有李

孟子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乃言陳仲子饑困無所得食忽憶井上故有李樹樹上之實爲螬所食過半

矣蒲伏而往薑得墮李果三咽而返蓋螬實縱橫滿地故不勞而獲若廛有一李無鬭無見之時何由知之而云往將食之乎往亦何由求得之乎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劉熙注李實有蟲食之過半捞之情事頗覺不合

東通侵

風字从虫凡聲當在二十一侵詩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仲山甫永褱以慰其心是也流星賦感惟風籥歸雲撫褱心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淸風匡衡蔡邕古音未改然侵韻中字頗有通東者易象傳卽鹿无虞以從禽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易韻如此詩亦有之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大雅大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禽深心陰諶皆通東韻又詩臨衝閑閑韓詩作隆衝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漢避殤帝名改隆慮山爲林慮是臨林等字與躬隆同音可合東韻也

詩韻

三百篇用韻皆天籟自成初無定格有隔句用韻者行

露之三章是也而葛覃首章尤有參差不齊之妙有次章轉韻而末句仍歸前韻方極一唱三歎之致如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是也蓋聲音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非如唐宋人以强韻次韻沾沾自憙也

煇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寔煇光日新各四字絶句其德屬下釋文引鄭注如此正與賢天字爲韻顧氏從王弼讀不以新字入韻漢書禮樂志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正引此

離騷釋韻

聰應所讀離騷吾鄉蔣氏本也音韻略焉盛暑揮汗撮引經傳財取互證而已

降　夅聲讀若洪月令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能　讀若耐　桉能有奴來奴代二反此彔佩韻當從去聲史記漢書皆數見

莽　讀若模上聲西京賦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

隘　桉說文隘從𨸏益不言聲然水部溢口部嗌手部搤並從益得聲則隘之爲諧聲無疑說文雨部引左傳𡎺隘作𡎺阸可證也

舍　讀若暑荀子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他　讀若拕國風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儀讀若俄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後遂訛為常娥音同故也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行則有文來則有嘉）之死矢靡他

化　毀禾反繫辭下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說文宜从多省聲古文作𡧯士冠禮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晦　每聲讀若㴸淮南子九州不可頃畞八極不可道里畞晦重文

索　讀若素太元上索下索遵天之度　校此弁茹韻應從去聲下與迫韻入聲

英　央聲讀若泱管子五色雜英各有異章

服　𠬝聲讀若匐皮力切國語檿弧箕服實亾周國

晉　段大令云晉讀入聲近鐵懷沙以韻抑莊子以韻洫東京賦以韻結節是也此讀平聲近汀詩召旻胡不自晉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是也周氏密欲以長太息二句倒轉而以晉韻涕非也

錯　讀若措天問九章九辨屢見

懲　段大令云本音在蒸登弃陽唐合韻如嚐詩桑柔章老子巖天問通卜居等字可證也

野　亐聲逸周書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敷行王法濟用金鼓

家　讀若姑墨子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差　讀若嵯淮南子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

屬　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

迫　讀若博古詩十九首弃樂薄洛素字爲韻

夜　亦聲（亦字古音在御遇）讀若豫淮南子偃其聰明褒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

下　讀若戶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馬　莫補反韓非子君若悍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

惡　烏路反　桉美惡之惡好惡之惡古音互用如木

華海賦決帆摧橦戕風起惡霞晝絕電百色妖露是以美惡之字爲去聲也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是以好惡之字爲入聲也

調

車攻詩東方朔七諫皆與同爲韻段大令云調字周聲尤東合韻如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毛詩横從其畝韓詩作横由是也又潘岳耤田賦以茅韻農東晳勸農賦以曹韻農亦可証

茅

矛聲小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離　讀若羅淮南子喬枝菱柯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

沬　桉沬有三音在唐韻十三末者莫撥切豐爻辭豐其沛日中見沬莫佩切此與茲韻莫杯切

行　讀若杭易林百足俱行相輔爲彊

五嶽

唐虞都冀州故以冀州之霍山爲中嶽其四則東泰北恒西華南衡也周都邠州故以華山爲中嶽其四則西嶽東泰北恒南衡也俱以王畿爲中漢改定五嶽以嵩高爲中然猶以衡山爲南嶽孝武以爲遼遠始移其神於廬江灊縣之霍山故云華嶽岱恒衡者周制爾雅之

文也其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云云者乃後儒之所
增竄姚氏經說反以爲可据非是

答寳應朱光祿

繼輅獲與少司馬同舉於鄉得聞志行之日久矣去歲
始晤霍山二兄伏承杖履康娛神明益固近者丈人晉
階一品二兄擢牧方州家門之慶蒸蒸日起此於大君
子無所增加然使海內勤學守道之士有所激勸則爲
德善良之澤爲不小矣新正八日奉到手書辭意諄諄
三復感悚繼輅以同縣治古文之人已有張皋文惲子
居自度必不能及故初無意於此自遭大罰慈親見背
身處窮困不能顯揚庠沐聖善之教不見棄於海內賢

人君子思得文辭以闡揚遺懿是亦賤者之顯揚也輒
不自揣仿尹少司空之例譔次年譜持以乞言旣不敢
有所文飾以厚誣其親其辭才六七千言不能成帙于
是思求有所附麗以冀萬一可傳始稍稍求古文義法
勇而爲之非有所磅礴鬱積於胷中而沛然不能自已
於言也故其文積理不深而行氣不厚其去海峯惜抱
不知幾千萬里也海峯之文神淸而韻遠較之望溪淺
矣薄矣然而善學望溪者則無有過於海峯者也亦猶
玉溪之文不逮徐庾而善學徐庾則無過於玉溪何者
肖不以形勢値其變也觀於王晦生之似海峯而知海
峯之不似望溪爲善學望溪矣惜抱又變海峯之宕逸

爲淵雅其所著李斯論諸篇一一可以推見其立言之意所言在此所指在彼從容諷諭身已不仕而拳拳於世庶幾聞者足戒言者無罪焉某君之文神昏而氣散旣肆而未醇非所謂謹言之君子也繼輅之見如此與執事所論頗有異同長者之前豈容有不盡之意用敢陳說如此小子狂簡不知所財伏惟丈人終賜訓誨

吾不與祭

論語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亦何人不然而待聖人言之邪蓋歎魯祭敬衰自孔子不爲大夫不復與祭以來其祭直如不祭祭如在如神在之意潛消焉而不覺矣

井有仁焉

此宰我憂世之說也仁者方不免於陷穽我且明知而蹈之乎子云何爲其然正荅井有仁焉句言仁者終不入於陷穽不可陷不可罔所謂磨不磷涅不緇者也時文家誤以何爲其然爲荅其從之句而或改有仁爲有人或不改皆成扞格

聞一知十

聞一知十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十者數之終也聞一知二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者數之對也聖人教人祗盡其欲立欲達之量人己對待所謂一生二也而顏子心不違仁己不啻收其全效故曰吾與汝不如宋于庭云

梁烈婦

梁烈婦名長無爲州人父曰秉鑑幼字同州王氏壻曰王利璣秉鑑貧以女歸王氏爲養媳凡十年年十九矣而利璣病女與利璣故不相見至是入廚作羹使婢持餽利璣股肉也羹至而利璣死婢以報女女曰不可救乎曰不可救矣女逡巡入室俄聞有聲甚厲或趨視已自頸矣血淋漓噴壁上時道光五年三月十六日也吾友薛玉堂爲作傳

韓孝女

孝女宛平人故東流知縣韓君藻女以孝慕故失不嫁東流君卒於官眷屬西居安慶八年而母夫人亦死臨訣顧孝女曰汝無夫家將安歸女曰從母歸地下母遂

暝孝女絶粒十五日神明不亂作詩云幽魂欲斷夜沉沉貧父空懷六載心今日重泉眞箇到分明不是夢中尋窗前留我舊妝臺賸稿殘編莫慢開寄語中圭諸姊妹孤魂還共月飛來放筆而逝孝女小字孝梅殉母時年垂四十矣東流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嘗再充江南同考官孝女殉母在道光四年

今之學者爲人

古之學者但爲己而已無爲人之責也自司徒之屬皆廢其職學者當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孔子誨人不傚無行不與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何其孳孳於爲人也自來注家皆誤會經意

芳草鮮美

桃花源記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因見落花滿地先寫草色叙致離合景色宛然古人下筆不苟如此藝文類聚初學記皆作芳華鮮美粘定桃林卽成俗筆

唐韵

㷀螢等字並隸十五青而塋字獨隸十二庚壁僻等字並隸二十陌而甓字獨隸二十三錫類此甚多顧自唐以來文學之士奉爲金科玉條不可解也

黃仲則詩

黃丈仲則詩有云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向來平平閱過頃吳大令山[illegible]語余此詩題癸巳除夕

乾隆三十八年也其明年有壽張之亂金星先期驟明作作有芒角作者蓋深憂之非流連光景之作也余嗟賞其言以爲讀古人詩皆當具此手眼

備

向以賠字太俗欲借作倍而詛較遠頃閱惠氏筆記高神武立法盜私物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庫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音培償補也

亡女輓句

吾友重交情念故人宦蹟漂零遺汝從行承子職
而翁今痛悔惜賢女婦工嫺習爲余遠涉負姑恩
早年授諸妹風詩妙解諧聲曾笑仙壇書俗韻

頻歲侍衰親藥裹漸諳本草何圖已疾少良醫

得婿才比璠璵入室芝蘭似此雙棲兼福慧

如母性安粗糲堆盤苜蓿何曾一日饫肥甘

得報已兼旬疑假疑真畢竟是真是假

長辭纔片刻有夫有父何曾見父見夫

汝秉蘭蕙之姿撒手長行不受病中一切苦惱

我本卷葹之草拔心未死難禁世上萬種悲哀

我無實學負虛名自作餘殃延愛女

汝太明詩兼習禮莫留慧業誤來生

方期白首共還鄉訪友頻來呼汝煑湯留病飲

孤負青眸能識士相攸何補他年翟茀是遺容

玉貌冰心婉順別饒嚴正氣
布衣蔬食清臞不入綺羅叢
明姿與春月爭輝曠世朱顏傅粉調脂都不習
正性許秋筠比勁傳家素業佛場仙院兩無疑
於汝竟何恩甥汝舍舅姑杖履而來知難瞑目
嗟余今已老使余從父母神靈以去本所甘心
自聞長女君淑之喪欲爲一文以述悲悼心孤氣結屢
握管而不能舉其辭但于枕上作輓句俾懸之靈次雖
哀已過情而語無溢美錄呈著書闡幽之君子倘采錄
札記以垂不朽亡女之幸也

附錄哀詠三首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然則人之生自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皆所謂有涯者也人見其二十三十奚以悲而百年者又奚以喜耶又言生者夢而死者覺則生之擾擾而死之惛惛凡所謂繫人之思念者皆其夢中之事如雲流風過亦何戀于其心而生者方滞于彼而竊竊然若傷之不已殆乎昔吾鄉有葉小鸞者才德容貌超出輩流未嫁而夭其父悲之至謂其仙去今讀午夢堂集見與泐大師語生死之際了了可證余嘗疑之若是則死果可樂而生果可悲也蒙莊之言殆信然歟吾友陽湖陸繼輅祁孫之長女名良勝字君淑同縣諸生惲秉怡之室也年十許母

錢孺人授以毛詩即知叶韻爲非是異日于祁孫案上得段若膺氏音韻表讀之乃大喜旣盡通其說以次授諸妹圍坐一室聲琅然徹于戶外聞者或不知所讀何書也少長益耽文藝然承家法而不以才自稱葉氏父母姊妹皆以才分名于當時故苗而不秀至今人過其居讀其書未嘗不累欷而深悲焉祁孫夫婦文雅才藻皆足奪耀葉氏而母林太孺人之教深以才華爲誡故祁孫歛然無放佚之言無縱麗之行其子女亦多成就君淑嫁十三年有三子二女而卒于祁孫合肥學舍年三十有四其嫁也常在父母之室乃其舅姑每語人曰吾子娶婦乃益孝謹嗚呼此可以見其閨門之行矣祁

孫哭之慟逝其事謂一言一行皆足繫人無窮之思其卒也無疾亦或謂其仙去故余爲之辭冀以導其哀焉辭曰嗚呼彼樂生而忘返兮雖百年其尚短苟無貴其恒榦兮奚歲月之足覬嗟若人之貞淑兮羌習禮而明詩外婉孌以綽約兮內剛健以自持自女子之有行兮違父母與兄弟乃在室而從夫兮推尊親于姑氏忽委化于中途兮瞻遺挂之在壁形髣髴而難留兮洵懸解之已釋父母慟而涕泣兮舅姑聞而悽愴子女啼而不能覩兮悲夫子之浪浪謂靈魂其速反兮來告之以大故申款款之離情兮明夢覺之同趣知死之不可復生兮念華屋之生存相顧影之種種兮莫切骨而傷神吳

江吳育談

孺人陸氏諱艮勝字君淑陽湖人陸繼輅祁孫之長女也適同縣惲秀才秉昌凡十二年而卒有子三人年三十有四祁孫自皖中寓書京師屬予作誄且稱之曰婉順孝恭澹泊嚴正烏虖有女如是宜其悲矣祁孫一子早殤女之存者惟長與叔皆賢而才其叔之才尤著能治說文工楷書然固孺人之教也孺人少讀毛詩即以叶韻之說爲非是稍長講求古韻能知其意祁孫既甚愛兩女悉令從官合肥各與壻偕孺人雖在遠其舅姑常念之怡聲婉容如在左右焉舅徵君秉怡謂骨肉情同娛我友於寂寞日月未艾期迎婦於他年而孺人綢

繆恩義顧瞻內外言告師氏力竭乎歸安女子有行情輿乎周道乃鹿車其挽逝征屆期鬼伯在門齎志遂歿烏呼哀哉誄曰為女則無異乎子兮為婦則無殊乎女兮事父母舅姑欲交盡其禮兮彼蒼者天不能並成其美兮鄱陽陳方海譔

陸氏良勝字君淑余執友祁孫之長女母錢氏陸錢毘陵世族祁孫文學蔚然為名孝廉錢夫人稱佳耦女承內外言範姝姝矜矜德容如玉年十三課諸妹讀毛詩疑宋人叶韻為非從其父講求古韻諸妹誦詩遂具家法長適同縣孝廉方正惲君秉怡之子縣學生彙昌佳士也女事舅章加謹大家絕愛重之居有間祁孫之官

合肥舅姑已賴婦以祁孫及錢夫人多疾無長男侍奉慨然命子若婦隨行女在合肥六年所以慰悅二親者劬勞罔盡祁孫歡然不知薄宦之貧且病也道光乙酉二月六日晨起告其母曰女今日嘗魂搖搖殆將死母訝且慰之向暮臥無所苦奄然化矣生子女五人年三十有四壻秉昌方省其姑完顏夫人于潁水數日前夫人言夢女仙去未幾訃至女既死母哭之極哀父修通志于皖城灑淚告其友欽韓思所以不朽于女者女生名門父母舅姑若夫皆履吉無恙敦順婉娩其素行宜若無可書者然其父母痛之如此則女之賢孝可知也以此事舅姑則舅姑之痛其死又可知而秉昌伉儷之

戚益不待言也如是烏得無一言以紓吾友之哀乎遂系以辭曰忠貞之見兮家國之變兮淑慎之勉兮家國之憂兮懿陸氏之温温兮逖高門之餘祿醴有源兮蘭有根得所怙兮獲所歸修于閨闥兮如君子之恒操孝乎竭蹷兮博長者之眕悼貽吾友兄兮不自慘家實一失兮將誰尤委空房兮挽方舟風發發兮旌飄飄魂其來兮江之皋骨歸窠兮山之椒開鏡奩兮無留影瞻遺容兮聲不謦嗚呼鬼耶散莫摶噫嘻仙耶歸無緣女其有知耶益悲父母之悲女其無知耶哀固有時而衰慰吾友兮寫鬱陶摛質辭兮御芳醪吳沈欽韓譔

合肥學舍札記弟十二終